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毛澤東
關於不斷革命和革命發展階段的論述
八中全會文件學習參考資料之四

(內部發行)

山東師範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

濟南 一九五九年十月

編 者 的 話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論的基石，是我党制定总路綫的重要的理論根据。当前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背叛了这一重要原理，企图把革命停頓下来。为了帮助同志們了解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对不斷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观点，并用以对右傾机会主义、右傾思想作斗争，編了这一部分資料。

这份資料是选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已有的中譯本）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基本上是按历史順序編排的，在每位經典作家的文摘里，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革命发展阶段論，不斷革命論，二者的相互关系。

由于我們理論水平所限，加上時間短促，摘录不当或有重要遺漏之处在所难免，特別在編排方面自感頗难令人滿意，統希閱者給予批評指正。

山东师范学院馬列主义教研室

1959.10.19.

馬克思、恩格斯

……当使資產階級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复的物質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暫时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錘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資產階級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資產階級实行階級統治的經濟条件沒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專制也只能是暫时的。人們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財富”，而是靠他們垂死的世界上的所有的历史自己創置的产业。他們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会的物質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摆脱这个命运。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1874年10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1第版，第4卷，第331—332頁。）

……在德国，資產階級和君主專制之間的決戰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权以前就和資產階級进行決戰，那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資產階級尽快地取得統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11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4卷，第374页。）

……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墙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11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7卷，第22页。）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是应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末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谁去解决。这任务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而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这个任务的；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一个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任务的解决才能开始。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是和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仿佛的。他们不只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出地盘给那些适于新世界的人们。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11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 1959年4月第1版，第7卷第92頁。

……我們對工人們說：為了改變現存條件和使自己有進行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15年、20年、50年的內戰，而他們却相反地對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奪取政權，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覺。正象民主黨人使用的“人民”這個詞是一句空話一樣，他們現在使用的“無產階級”這個詞也是一句空話。為了實現這句話，他們不得不把一切小資產者說成是無產者，這就是說，他們de facto（實際上）是代表小資產者，而不是無產者。他們不得不用革命的詞句代替實際的革命發展。

• 馬克思：“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

1850年9月15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7卷，第618頁。）

• ……一個社會就令已經把它的運動的自然法則發現，它也還是不能跳過或以法令廢止自然的发展階段。但它能夠把生育時的痛苦縮短並且緩和。

（馬克思：“資本論”初版序，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3月北京第1版，第1卷，第4—5頁。）

工人階級並沒有期望公社作出奇蹟。它並沒有想靠民眾的決定來實現現成的和完滿的烏托邦。它知道，為要謀得自己的解放，為要达到現代社會由於本身經濟發展而不可遏止地趨向著的更高形式，它必須經過頑強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變的歷史過程。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年5月30日，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502頁。）

• • •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50年1—11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9年4月第1版，第7卷，第99頁

这种烏托邦，这种空論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腦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細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階級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繪成一幅沒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 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給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領間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謂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階級專政，把这种專政作为必經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階級差別，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別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50年1—11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9年4月第1版，第7卷，第104頁。）

民主主义的小資产者根本不願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們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們感到滿意而舒服。因此，他們首先就要求限

制官僚制度以縮減國家開支，把主要稅收負擔轉嫁到大土地占有者和資產者身上。其次，他們要求消除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壓迫，設立國家信用機關，頒布取締高利貸的法令，這樣他們和農民就有可能不從資本家方面取得貸款，而從國家方面根據優惠條件取得貸款；然後，他們再力求用徹底剷除封建制度的手段來在农村中建立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為要实现這一切，他們就需要有一種能使他們及其同盟者農民占多數的民主的——不論是立憲的或共和的——政體，並且需要有一種能把公有財產直接監督權以及目前由官僚執行的許多職權轉歸他們掌握的民主地方自治制度。

其次，他們認為，必須一方面用限制遺產權的辦法，另一方面用盡量把各種事業轉歸國家經營的辦法，阻擋資本的統治及其迅速的增長。至於工人呢，那末首先毫無疑問的是他們還應當照舊做僱傭工人，不過這班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想使工人有較高的工資和較有保障的生活；他們希望部分地用國家保證工作的辦法，部分地用各種慈善救濟的措施來達到這點，——總之，他們希望用可以說是虛假的小恩小惠來收買工人，用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並不是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內所有一切派別都堅持這裡列舉的一切要求，只有少數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人才想使這些要求全部實現。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中的個別人物和派別走得越遠，則這些要求中被他們當作本身要求去爭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種種要求視為自己綱領的少數人，也許會以為這就是一般地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這些要求無論如何也不能使無產階級政黨感到滿足。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至多也不過是希望實行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

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是要不斷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都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国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里的时候為止。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1850年3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7卷，第291—292頁。）

引起資產階級民主派與工人發生衝突的第一個問題，將是消滅封建制度的問題。正如在第一次法國革命時期一樣，小資產者將把封建地產交給農民作為他們自由支配的財產，就是說，他們將力求繼續保存農村無產階級並造成一個農民小資產階級，這個農民小資產階級一定會象法國農民現在的處境一樣經受一貧如洗和債台高築的痛苦。

工人為了農村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對這種意圖。他們必須要求把沒收下來的封建地產變為國家財產，變成工人農場，由聯合起來的農村無產階級利用大規模農業的一切優點來進行耕種。這樣，在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發生動搖的情況下，公有制的原則立刻就會獲得鞏固的基礎。正如現在民主派與農民聯合起來那樣，工人也應當與農村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1850年3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

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7卷，第297頁。）

協會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權階級，使這些階級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為此採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斷的革命，直到人類社會制度的最後形式——共產主義得到實現為止。

（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共產主義者協會”

1850年4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7卷，第605頁。）

同樣，我們又反對了小資產階級熱心散布的一種幻想，彷彿革命已由三月事變告了結束，而現在只該收穫它的果實了。在我們看來，二月和三月要能夠有真正革命的意義，就要它們不是長期革命運動的終點，而是這個運動的起點，在這個運動中，象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一樣，人民在自己的鬥爭過程中發展起來，各個政黨也會愈益尖銳地分化開來，直至它們跟各個大階級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完全相吻合，而無產階級會在一系列搏鬥中相繼奪得各個陣地為止。

（恩格斯：“馬克思與新萊茵報”，1884年2月，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331頁。）

當我後來讀到布熱爾論馬拉的一本書時，我便了解到：我們在許多方面都不自覺地模仿了真正的（不是被保皇黨人偽造的）“人民之友”的伟大榜樣；一切的怒號以及使人們在幾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馬拉歪曲形象的那種全部歷史捏造，只是由於馬拉無情地揭破了當時那班偶像即拉法耶脫、拜依等人的假面具，只是由於他暴露了他們已是一些十足革命叛徒的面目，只是由於他也象我們一樣不認為革命已告結束，

而想要使革命被宣称为不停頓的。

（恩格斯：“馬克思与新萊茵报”1884年2月，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32頁。）

※ ※ ※ ※

……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1847年10月，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4卷，第346——347頁。）

第十七个問題：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

答：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須的大量生产資料創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問題：这个革命的进程將是怎样的呢？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統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統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

国可以間接建立这种統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資产者，小农和小資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們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賴无产阶级，因而他們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为此可能还需要新的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必定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終。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 用累进稅、高額遗产稅、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繼承权、强制公債等来限制私有制。

2. 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币贖买的办法，逐步剝夺土地私有者、厂主以及鉄路和海船所有者的财产。

3. 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举行暴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叛乱分子的财产。

4. 組織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間的相互竞争，并迫使残存的厂主付出的工資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

5. 直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为止，对社会的一切成員实行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軍，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产业軍。

6. 通过拥有国家資本的国家銀行，把信貨系統和銀錢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封閉一切私人銀行和錢庄。

7. 随着国家所拥有的資本和工人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国营工厂、作坊、鉄路、海船的数目，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

地的土質。

8. 所有的兒童，從能夠離開母親照顧的時候起，由國家機關公費教育。把教育和工廠勞動結合起來。

9. 在國有土地上建築大廈，作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將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將結合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而避免二者的偏頗和缺點。

10. 拆毀一切不合衛生條件的、建築得很壞的住宅和市街。

11.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遺產繼承權。

12.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人民手裡。

自然，所有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實行起來，但是它們將一個跟着一個實行。只要向私有制，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整個交換都愈來愈多地集中到國家手裡。上述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這一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勞作將使國內生產力日益增長，隨着這種增長，這些措施實現的可能性和由此而來的集中化程度也將相應地增長。最後，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人民手裡的時候，私有制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產增長了，人也改變了，那時，舊社會的各種關係的最後形式也才會消失。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10—11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4卷，第366—368頁。）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无产階級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資产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須对所有权和資产階級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們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和沒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們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1. 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 征收高額累进稅。
3. 废除繼承权。
4. 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資本和独享壟断权的国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計劃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軍，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同工业結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間的差別逐步消灭。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質生产結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8月第1版，第4卷，第489——491页。）

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

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18月第1版，第4卷；第502—504页。）

我們已經說过，在即將来临的运动中，民主派將會取得統治，他們將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帶点社会主义性質的措施。这里发生一个問題：工人應該提出一些什么与其相反的措施呢？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純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們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一、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触动现存的各方面的社会制度，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們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二、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他們应当把这些要求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例如，假如小资产者主张贖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應該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加以沒收，不予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稅，工人就應該要求施行累进稅；假若民主派自己主张施行温和的累进稅，工人就應該坚持施行累进率极大而使大資本必遭复灭的累进稅；假若民主派要求調整国債，工人就應該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說，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須針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說德國工人不經過全部較長的革命發展的道路，就不能占居統治地位和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那末這一次他們至少有一個把握，那就是這一出即將開始的革命劇的第一幕，將在他們自己的階級在法國直接勝利的時候來演出，因而第一幕的發展一定會大大加速。

但是，為了要達到自己的最後勝利：首先還是要靠他們自己努力：他們應該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儘快地採取自己獨立政黨的立場，一時一刻也不要由於受到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花言巧語的誘惑而離開無產階級政黨保持獨立組織的道路。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同盟書”1850年3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7卷，第298—299頁。）

……無產階級的運動必然要經過各種發展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來，不再前進。

恩格斯：“致奧·倍倍爾”，1873年6月20日，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477頁。

……當我們掌握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根本不能設想我們會象我們不得不对大土地所有者採取辦法那樣，去用強力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要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協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使用強力手段，而是依靠示範和為這個目的提供社會幫助的辦法。當然，到那時候，我們將有充分的資料給小農證明他們現在本來就應該明了的那些好處。

.....

……我們則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使他們的命運比較好些，使他們易于過渡到合作社。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甚至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那小塊土地上考慮一下。我們所以要這樣來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靠自己勞動為生的小農可能來補充我們的隊伍，而且也是為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真正轉變為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變革也就會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實現。我們無須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限的時候，等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的时候，才來實現這個變革。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1894年11月，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434第436頁。）

列 寧

……對無產者來說，在資產階級社會里爭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國的鬥爭，只是為推翻資產階級秩序而進行的社會革命鬥爭的必要階段之一。嚴格地區別本質上不同的各個階段，冷靜地探討這些階段產生的條件，這決不等于把最終目的束諸高閣，決不等于蓄意放慢腳步。恰恰相反，正是為了加快步伐，正是為了盡快而穩妥地實現最終目的，才必須了解現代社會里的階級關係。